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齋存稿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舉人臣虁圖

方齋存稿卷三

明　林文俊　撰

序

武舉同年會録後序

今上八年武舉侍講學士許先生暨予實奉命主試事是科得王浩等五十人揭曉次日例有會武宴是日上命内閣重臣主席天威具在禮法森嚴而坐弗以齒情

似未洽於是復為同年會于私第既會刻録以傳葢將藏之子孫以為世講者也浩等援故事請予序其後或疑君子和而不同今録同年非同與予曰不然在易乾上離下其卦為同人而聖人繫之以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是則聖人非惡同也惡夫同而比者也苟同矣而不為暱近之私則可以共濟艱難何亨如之故同人者利以君子之貞也是故苟貞矣始雖異而終必同睨不以正而附和雷同則足以僨天下之事

而已是其同也祇以為異也而何同之貴哉今諸君以豪杰之才生逢聖代或出自世胄或拔自戎行或奮自草萊雖職未必同而同沐國家涵濡化育之恩至於今日遭際之盛其同又如此則夫攄誠竭衷而求所以為涓埃之報者其心顧可以弗同也哉平居則同道以相益有事則同力而共濟以是為同是謂同以君子之貞雖社稷賴之同其可少哉昔者鄢陵之役楚之二卿相惡故郤至以為可克諸呂之變陳平周勃深相附結而

劉卒賴以安由是觀之事君者非不貴同也乃不貴於苟同也嗚呼諸君其尚知所擇哉

尹洗馬輓詩序

嗚呼此吾友巽峰尹君舜弼既歿而諸君哀輓之作也巽峰卒年四十三志未及施而中道殞殂故凡與之遊者皆傷悼之此哀輓之什所由作乎巽峰自始病至屬纊僅十五日疾既亟予數視之每見來問其疾者皆顏色悽然其歿也來弔者又皆哭盡哀致賻襚有加焉此

豈嘗受恩於巽峰者哉而巽峰性寡合亦𠩄嘗與人厚相附結哉所謂秉彛好德人心所同者蓋於此見之然天不右善使之遽止於此豈造物者其所好惡與人異耶是則不可知矣詩既盈卷其孤祖懋泣請一言引諸首予與巽峰同舉進士同為翰林編修巽峰由侍讀陟洗馬予丞之春坊又同為宮僚而供事史館進講經帷又往往從巽峰後予以迂濶不合於時巽峰顧不予鄙謬託為莫逆嗚呼予何足以辱巽峰之知哉巽峰學

問淹貫充養完粹其為文章平淡典實如其為人而深疾流俗士恥與之伍吾與之交十七年未嘗見其一言一行不在於道也嗚呼巽峰詎意其止於此乎雖然人生享壽多不過百年以夫宇宙無窮者視之猶一瞬耳是不足恃也君子所恃以不歿者道德功業文章三者而已巽峰之學雖不及施於功業而其道德文章取重於世者固足以不歿況有子如祖懋力學篤行克世其家者乎祖懋今將奉柩歸窆白馬素車千里會葬吾愧

范巨卿矣他日致仕歸當過永新哭酹墓下解劒掛於樹而後去林文俊序

送景寧劉主簿考績序

景寧主簿劉君某南和人也予從父畏軒公成化中為南和教諭以君才質可教親授之業實與公從孫璿共筆硯後三十餘年君來為景寧而公歿久矣君每對吾鄉人言公輒涕不止又問璿在否答曰無恙即日走使齎書致之官邸相見懽甚昕夕徘徊不忘雅素將別探

囊中金贈之君於師友之情不旣厚矣哉推此以例他事其不薄而厚可知今年春君將考績上京璿以君之命來徵贈言予未識君夫固所謂賢者不累於俗耶景寧在浙萬山中豪宗巨姓擅銀冶之利富擬封君州縣長吏有不可其意者往往嗾人誣搆以罪去故吏於此者多所持不得展布而獲免於禍以秩滿去者什常不能二三今君處此六年上下信服不聞有訾議之者其故何也盖君之才足以理棼力足以抑強而律已廉甚

職專督賦民揺手相誡莫敢以賄通於門殆以是服其心與予非能言者然見人有善亟欲為之表白況君出吾畏軒門下與予家有世講之好其奚忍辭於言也於是乎序

送陳子仲詢守肇慶序

國家設官以為民也試以在外言之上而藩臬下而郡邑孰非為民而設然藩臬勢尊去民遠即有善政必經郡邑以達邑雖近民然勢卑力薄或不得行所志是故

有邑令之親民而品秩名位又稍與藩臬埒事無掣肘之患操縱伸縮皆得由已而惠澤易於及民者則惟郡守為然我皇上踐阼以來於郡守之選尤所慎重而何得人若是艱也予往來南北所歷州郡多矣得守之賢者十不得二三就其中所謂賢者亦不過強敏明察足以攝豪強燭奸欺取辦於簿書期會而已此僅謂之能吏耳求如古之循吏者槩乎未之有聞也嗚呼豈循吏果無其人乎抑予偶未之見乎今年冬三山陳子仲詢

自南京户部尚書郎擢守肇慶夫肇慶古端州也於今為鉅郡然其地逺在嶺外多瘴厲之害仕者始至輒以屈指計歸期誠有南豐曾氏所云者是以政多苟且吏弊日滋其民富者蠶食下户貧則嘯聚山谷與溪挺洞獠更出沒為民患凡往來於其境者常借官兵持弓矢捍衛然後敢行葢嶺南之俗大率如此或者謂陳子之為之也宜以威強鋤治之若緊以循良之政施之恐非所宜予曰不然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況嶺南

之民沾被國家聲教百七十年衣冠禮義之俗同於中州久矣間有未率教者葢有司陋於拊循所致耳顧可因是而槩以威猛施之乎黃霸治潁川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人不忍欺治為天下第一此循吏之效也夫陳子所患者政未如黃霸耳吏民之欺非所患也渤海多盜自龔遂至郡結以恩信民皆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此亦循吏之效也夫陳子所患者政未如龔遂耳盜非所患也陳子起家進士為松陽尹轉二守韶州入為應天

治中所至皆有治績既去民思之庶乎有循吏之風者今之往也肇慶之民其蒙休澤也必矣其將行也正郎李子仲復偕其寅來徵贈言遂次第其說書以為贈

送少司徒新山顧公致政還閩序

少司徒新山顧公去歳以年七十再上章乞致仕不允至是因災自劾求去益切上鑒其誠特允休致命下旬日即行留都公卿大夫士莫不出祖車馬徒御塡塞衢巷往來觀者交相贊嘆以為賢雖漢史所稱二疏之歸

其榮不足過也大司徒輿浦王公於飲餞之次授簡於予曰必吾子序之予惟君子之行出與處而已然有道焉而弗可苟也出而不能有以及物比其老也昧於止足之戒乃或為人指摘不得已而後去則其於道何如也始公為湖南少叅一言不合拂衣徑去若將終焉既而言路交章薦起之洊歷藩司入長卿寺遂晉貳司徒列於九卿盖自筮仕至是三十六年歷十二官所至視民如子憂國如家苟利於國與民將忘其力之憊而為

之也至於正直介廉恭勤而清儉不知視古大臣何如
耳當路知其賢嘗擬以銓衡之職而弗果用然公自以
年老三上乞骸之章竟得請以去自始至終無纖毫玷
缺節立而名完嗚乎難矣夫以公出處焯焯在人耳目
者如此斯其於道也不既合矣乎或者以為今天子宵
旰憂勤方賴老臣共圖治理以公之賢顧聽其去何也
予曰不然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上之聽之謂其既老
不可勤以事仁也是故於是見公之有禮焉於是見上

之盛徳焉此三代君臣之所以交相與也况公之志雖不盡施於時今之歸以道徳淑後生以禮讓匡里俗而風俗之厚必自兹始葢君子出處雖殊其道無往而不在也譬之鳳凰或儀於庭或鳴於郊隨寓而皆可以瑞世知公者當不以予言為過也嘉靖甲午秋八月序

贈宫諭倫先生主試事竣還京序

國家養士於學校而以科目收之歲當大比必禮聘師儒之良以司考校至於兩畿特簡命翰林之臣往主其

事則尤重矣今年秋宫諭倫先生奉命來主南畿之試其還也公卿大夫餞之江上京兆郭君援故事請予言贈之予聞人君之治求賢為先人臣之忠進賢為大然自成周選舉之法廢所謂賢者必階科目以進而科目之所取者文耳文果足以得士乎雖然即是求之而其人心術之邪正材器之良窳亦畧可見焉故自設科以來魁人傑士率由是出然非主司之公且明不足以與於此予昔承乏翰林恒自念儒學之臣受恩深厚而職

務頗閒其所藉以為報講筵史局之外惟是掄才校藝為國得賢庶少裨區區耳已丑禮闈幸與先生同事而先生之所惓惓私念者猶夫予也每至夜半參横啟户視之而見先生之舍寒燈熒熒光漏牕隙先生校閲甚精而去取甚嚴其為心也惟欲賢者同升而窒不肖者之進何其明且公也況今奉命主試於兹其責尤專且重其為心也豈有一毫之不至也哉夫南畿人才之藪澤也先生所取吾不能盡知而罷浮薄士之尚軋茁者

人皆稱之曰先生今之歐陽子也而知其所得必皆正大光明俊偉篤實之士異時濟濟效用于時致王道之雍熙還風俗之淳厚必將有賴焉然則先生得士報國之忠於是為大而豈尋常之見所能窺也哉先生先大夫宮諭公由殿魁入翰林嘗典文於南畿今先生一一躡其迹故人以為榮其名位之所至方未艾云嘉靖甲午秋九月序

賀輿浦王公晉拜南京大司徒序

孟子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夫賢者之於國大矣退之不可輕而進之亦未可易故必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我輿浦王公始為少司徒督理倉儲當是時公在卿佐中資最深又最賢每尚書闕廷臣輒以公名上而輒不用衆莫之測然公直躬守道初不緣是而有疑沮遇事敢為奮不顧前後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士望翕然歸之前年冬拜大都憲掌南院事至是南京大司徒闕又用公補之蓋未再期

而薦膺簡命躋於上卿於是僉乃賀公曰公之受知于上也其自今始乎予曰不然聖天子知人同堯舜以公之賢立朝最久豈俟今日而乃見知哉蓋上慎於用人雖知公之賢猶必詳稽而熟察之而乃大用之此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而豈常情所能測也哉或曰上既知公之賢則曷為不名以入而顧置之南署優閒之地此果所以處公乎予曰不然夫南京者國家之根本也自文皇徙都於北而宮府宿衛典章儀物在南京者至

於今未之有改也乃若金穀出入贏縮之數一切軍國之需皆隷於司徒大司徒得人則國用充而兵食足九重免南顧之憂此其所係豈細故也哉嘗聞宣廟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緩急可恃者置之南京根本之地而難其人一日宫中偶閲尚書黄忠宣公章疏出示輔臣嘆賞久之翼日遂改南京尚書其重是任如此然則上之用公其意或在斯乎公之榮遷也故事九卿有贈言新山顧公以少司徒攝院章於公有交承之分因以屬

予予不佞謹述聖天子所以用公之意以為之序以為
天下士大夫告

贈大尹茅侯考績上京序

惟六合為京兆支邑密邇南畿號為雄望然其地瀕於
大江時有雈苻之警兵民雜處訟牒累興南北往來之
使道其境者輪轂相接供億頻煩為令於此者恒難之
山陰茅侯治郷以名進士出宰於此下車即有籍籍聲
予在京師嘗聞其賢而未暇諗其實也今年承恩來貳

南曹時江南北薦罹旱蝗之災所經郡邑田多汙萊民有饑色既入六合之境屬春雨初霽東作方興南畒西疇緑秧彌望夫耕婦饁欣欣然若無不足之色者予喜而問之曰此邦之民安乎答曰然邑其有賢令乎曰然其政云何有老父前對曰吾小人也安能知政然自吾侯之蒞吾邑也歲無癘疵藏有積委犴獄空虛盜賊衰止吾民力節而費省賦平而訟理男事犂鋤女治絲枲老弱不至於展轉少壯獲免於流徙吾所知者如此而

已安能知侯之政乎予曰若而言侯既賢矣吾聞侯

且湍三載脫天子奪侯以去俾他令代於汝何如則皆

戚然洛嗟涕洟若赤子之失其慈母也予嘆息而去既

至南都邑幕宋君元朝予嫺也以書來曰茅侯考績且行

矣願有贈也予惟侯之政焯焯在人耳目今考最於朝

天子將處以臺諫侍從之職六合之民雖欲借寇而弗

可得也因述邑人思侯之意而代為之歌俾歌以餞之

詞曰列筵兮江渚羞殺兮酌醑侯不留兮愁予木落兮

江臯雲飛兮浦溆悵望兮不歸我思侯兮延佇　浪檝兮風檣江路兮修長侯之去兮雙鳧翔重入兮瑣闥新綰兮臺章悵望兮不歸我思侯兮徬徨

送經憲林君序

長樂林君道近始以名進士出宰臨川三年治最徵拜南京經憲至是北經憲缺徵君入補之君聞之頗有憂色予諗之曰夫仕以近君為榮自古然矣吾子獨以為憂何也君曰恕非不樂内徙也顧才有所宜苟不度所

堪冐而為之是使蟁負山也今兩京都察院並設幕職位均體敵然職務惟此為甚葢其章奏之達於上檄牘之施於下者視南京何啻數倍事雖裁於院長然文書必待幕而行幕所署日無慮百十叢委堆積此非有敏達疏暢之才不足以應之兹媤之所憂也予曰子之所憂者信矣抑予聞之幕之職不止於此國家設都臺掌司風紀所以貞百度儆官邪寄朝廷之耳目謂之中執法其重非百司比故常於大臣中簡其有威風知大體

者俾綰院章而又選夫文學論議之士以為之幕有大事幕得以其職與之可否商確求至當之歸非止奉行文書而已蓋其為職稍如古幕府記室之任然非夫通經學古有行義為其長所敬信者未易以行其志故幕之難在此不在彼也君起謝曰恕也乃今知所職矣先生幸教恕恕不敢不勉君之行也侍御喬君伯藏輩以予與君有鄉曲之好來徵予言遂次第其說書以贈之

贈大司成順涯王先生序

順渠王先生與予同第進士同讀中秘書既而順渠丐學職去尋以薦起至選部郎中今少保西樵方公賢之薦諸朝謂其學行宜在勸講之職特擢春坊諭德順渠以疾力辭既歸復以南雍祭酒即其家起之順渠又欲辭所知者沮之且移書趣其行乃束裝以來既至立諸生館下日以聖賢之學為之開獎誘掖士欣欣然皆若有所得者至是以末疾懇乞休致上不聽聽歸尋醫俾疾已復來供職報至留都搢紳之士咸嘆其賢而惜其

去予曰不然士習之敝久矣順涯之歸也朝廷知士大夫中亦有不愛爵祿之人既因之而益重天下之士至於風聲所感又將使士大夫聞之崇其恬退之節而息其躁進之心此其為益也大矣其將行也留都自九卿以下咸賦詩贈之少司成南野歐陽先生以屬予序予聞順涯講聖人之學者也夫聖人之學何學也正其心養其性約其情蓋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至於辭受取與出處語默事事物物處之而不失其所

當然而道在是矣道豈外至哉近世學者之於道也講說而已矣而不反之於身以為歸宿之地是故知德者鮮也順涯之學予未暇深叩之然觀其出處之際正大光明無偷合苟得之行要之為近道者其他事皆類此可推而知也然則其為學也豈專事乎講說者哉今之歸也静坐山中精思力索所造益以深矣異時徵起巖廊必思以其學措之乎當世使聖賢之道不徒托之空言斯乃世道之幸若乃以臥白雲茹紫芝為樂而忘當

世之治忽非予之所望於順涯也

送楊君汝默之河南憲幕序

楊氏建安巨姓國初文敏公以宏博之才經濟之學歷相三朝功在彛鼎與文貞公文定公號為三楊盛矣哉二公之後不大顯獨文敏公之子孫科第蟬聯多至大官至偲庵公遂為冢宰又何其盛也冢宰公立朝大節天下莫不聞至於居家躬行節儉雖貴為公卿其子孫服勤儒素無紈綺之習則近世大臣鮮有及之者汝默為

公之冢子今年以太學需次京師予數晨夕焉視其居處服御蕭然寒士也而與之論天下之事則辨析商量動中肯綮蓋汝默生長世臣之家習聞國朝典故而又從公官遊四方人情政體益以曉練此豈迂儒俗士牽泥文義而昧於時變者所可同哉冬十月擢河南按察知事將行問贈言於予予何以為告哉雖然嘗聞楊氏在漢莫盛於關西伯起號關西夫子以四知卻故人之金清德顯聞其後子孫四世三公並著清譽漢史榮

馬今建安之楊實祖闗西蓋能守其家法而不變是以果公累卿其盛如此非偶然也然則汝默守此足矣果然人將稱之曰是不愧清白吏子孫者則於楊氏先世之美不益有光矣乎詩曰無念爾祖又曰永言孝思請為汝默誦之林文俊序

壽東泉先生姚公七十詩序

予讀崧高之詩有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夫自古賢哲未有不本於天生者而天之

生之也豈徒然哉固將以為國家也故其入而在朝則必能股肱王室而為國之藩屏出而在外則必能宣力四方而為民之司命如是斯可以為國之楨榦而無愧於所謂嶽降者求之於今若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東泉先生姚公者庶其人乎公今年躋七十仲春廿一日為嶽降之辰凡公宦遊之邦其士大夫之在朝者咸為詩若文因其子宮諭君惟東寄以壽公公之為提學為右轄皆在吾閩其澤之在於閩者尤深也可無祝乎諸君

詩既盈卷持以示予俾為序予觀公之為提學也以成人才厚風俗為急士之經公鑒賞者其後無弗成名每曰公視我為有恩其署藩篆也櫛垢爬污百蠹室穴歲當大比所須例賦於民公斥官帑數千以給其費而弛常賦之供蓋其所斥者皆可私之金故人以為難此則公在閩者如此而予所親睹者也及以都御史出鎮榆林去之十餘年士卒言及輒垂涕在廣右平岑氏之亂其績尤偉此又天下所共見聞者然則公之德澤在

天下功業在邊疆亦既盛矣而說者猶以公之功名為文章所掩非定論也若公者所謂天生賢哲以為國家者殆非耶公致政六年薦者至十五疏天子鑒其忠特詔起公今海内之士方覘其出處以卜世道之興替也然則公豈能終卧而不出者哉況公齡未邁耳聰目明故人尺牘必自手出予自留都兩辱公書問未嘗不盥手讀之茲幸從宮諭君游得聞公起居深以為慰盖公之壽非公一家之慶乃天下之慶也行將見公起践台衡相

明天子以平四方以奠社稷仡然為國之楨榦使天下昭然知我公如申甫之為嶽降也豈不偉哉予不佞因公之壽而思天之所以生公有非偶然者因本崧高之詩而為之序讀者當以予為知言也

送郡守黄君以誠之松江序

守令皆係民重而守官尊所統地大而民殷邑政令有所更張必咨於守而後定故守視令尤重皇上臨御以來加意元元每詔令之頒惟守令是急而尤重郡守之

選焉矧松為江以南巨郡財賦所自出歲漕數百艘以給京師蓋國家之命脉也守於此者可弗擇其人矣乎今年秋守缺天官卿慎擇焉而得武選郎中黄君以誠疏其名以請從之公由名進士出宰武進以治行被薦名入歷駕部選部皆有聲績曩歲予過毘陵君去此已久邑父老談君美政不絶於口予喜君之為邑有循吏之風惜其位卑而施狹也今得大郡而治之其澤之所及寧有窮哉抑予聞之吳中民雖富而俗奢田雖腴而

賦重夫入有限而出無經賦有常而凶豐之無恒也欲民之無病得乎是故入其境而見其甲第之連甍也行於市而見其百貨之充肆也接其人而見其霞綺霧縠之被體也以為三吳之富盛固然而豈知民之病有莫可殫狀者乎譬之人焉視其外四肢百骸若無恙也而其元氣之受病夫孰得而知之是故善醫民之病者元氣焉而已矣善壽人之國者命脉焉而已矣非知幾察微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此予之所以望於黄君者也

君之行也吾黨之士合餞之屬予序予辱交君而重諸
君之請也遂爲之書

送月溪黄君唯夫守興化序

今年夏吾興化缺守時曹之彦以資當補守者盖多而
吾郡之人獨屬意於月溪黄公曰黄君古君子也且潮
去莆近其俗同也君來守莆政必近民矣既數日命下
果然則皆走相告以喜躍躍如也君志端而行潔學博
而識宏以古人爲必可及以宇宙内事皆吾所當爲居

閑於當世之務默計陰籌具有成算斷斷可見之施行不徒為空談而已為户部尚書郎十餘年或監賦於外或視篆於中政務填委而從容指揮犂然就緒若以為不可雖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大司徒鳳山秦公松臯許公每向予誦道其賢以為可大用而君顧恐恐焉若弗勝一郡之寄者間過予談因問吾郡之俗及其治之所宜予曰吾郡瀕海民性脆弱不樂訟士力學農力耕如是而已君昔過莆嘗以薄暮從導騎出城過宿予家當

其時君視于野有曠土者乎入于耳有非弦誦之聲者乎夫農務修而狴獄省儒學盛而禮義興此俗之所為美也雖然四五年來阨於水旱困於徵需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君試再過焉其俗雖未改而閭里之憔悴井邑之蕭條則已異於昔之所見矣覩吾一鄉如此則一郡可知此豈得漠然不為之所乎又況四境之内利之未興害之未除冤獄之未雪幽滯之未宣夫孰非有待於君者乎是故政必平訟必理賦必節令必不煩刑必

毋苛歲凶必有備窮無告者必有養也君以是治郡郡之民庶其瘳乎君起謝曰善哉先生之言吾少迂愚竊有志乎先王之所以治且教者至於兩漢循吏固若所未暇也今幸蒙恩假守大郡縱才不逮志敢不勉策其愚以求不負聖明之簡用哉於是郡人聞之知君果賢守也於其行合餞之郊屬為序

武舉録後序

嘉靖八年武舉乃騎步射既如式試之再矣暨終場當

試策論上命侍講學士臣誥右贊善臣文俊往主其事臣文俊既拜稽首受命退伏思之將武臣也試之射足矣而復以文何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然則徒武而不文者可以為將乎晉謀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夫當列國用武之際其為說如此他可知矣國家求將兼用文武於是乎深合古意蓋必欲得賢如吉甫而用之至如郤縠者固所不數也抑臣復有說焉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然必以正為主故

易曰師貞丈人吉春秋無義戰矣至於戰國之言兵者遂顯言曰兵詭道也於是乎民不勝病矣孟子傷之故為之說以捄之曰征之為言正也嗚呼盡之矣夫自其術之興也聖賢立論捄之猶恐弗勝也而後之求將乃有所謂明習孫吳法者則曉然示天下以所向在是天下之人惡得不爭趨哉然讀其書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焉耳今國家際雍熙之運四方無虞聖天子德本好生神武不殺方務昭德服遠使天下復見虞廷干羽之

治然而求將於科目若是汲汲焉者葢安不忘危之心也夫其求之也豈為今將帥中無有孫吳者哉毋亦欲得文武真才焉耳諸士自視文且武與吉甫何如哉其忍不以之自待乎嗚呼出是科者幸有若人焉斯足以仰副皇上側席之求臣等以人事君者其亦可以少自慰矣乎

送大總制東圃劉公詩序

今年春邊警屢聞議者請命大臣一人總制宣府大同

諸路軍務制可下廷臣擇所堪者皆曰莫若宣府撫臣東園劉公以其名上上素聞公名遂晉少司馬兼中丞以行所以委任之者益甚重矣公初在宣府憂邊民之未知學也為瓠上谷書院教之爭自刮磨遂有領薦者及是公將去鎮士之德公不忘者咸作詩送之而屬予同年大中丞黄公伯魁以請序於予予聞古者出征必受成於學比其返也釋奠以訊馘告故詩曰蹻蹻虎臣在泮獻馘夫三代之時施於征伐與講於庠序者非有

二道也後世文武殊科知之者鮮矣公之所治隣於巨寇當崎嶇戎馬之間蒐卒繕兵計儲給食日不遑給而顧汲汲於文教如此玆不謂之知所先務者乎公起甲戌進士初宰進賢適宸濠倡逆人心洶洶公以孤危之城誓死厲衆首衄其軍賊狼狽牽制不敢遂東而列郡得以為備矣濠之敗於安慶以公在進賢先挫其鋭也事聞名為御史尋進大理丞未幾以都御史巡撫宣府邊臣有畜逆未發者公以計擒之立磔於市於是邊人

畏威奉法北敵聞之亦相戒不敢入寇蓋五六年中四境晏然兵民安堵公乃得以其間興學崇文暇則躬至書院程課諸生朂以忠孝大節又請建褒忠祠凡土之人没於王事者咸祀之以為忠臣烈士之勸蓋凡公之所為皆忠義所發論者往往以張睢陽為比真實紀也嗚呼方公之倡義討濠也出入以刃自隨妻子閉一室環之以柴度事不濟先焚其妻子而後自引決耳當是時身與家皆不遑恤而遑富貴之圖乎乃今身都重禄

位至列卿開府統戎擁旄秉節功名之盛幾與古之出將入相者埒將非公之忠義神明所扶寧有偶然者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弗信矣乎公茲行也持平日忠義之心而濟之以不世出之才其能有成功歸而羽儀天朝也可必矣序以俟之

忠武録序

予讀史至漢諸葛忠武侯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造羣雄並起曹操以鬼蜮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

孫權秉閒據有江東當是時一時材智之士爭為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侯獨起從先主於三顧之後曰將軍帝室之胄也曹丕既篡漢乃勸先主正位號於蜀以紹漢統而其為心直以滅賊興漢為已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惜乎炎祚告終其功不克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使人凜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狥利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於綱常豈不重有賴哉南陽城西七里有崗曰卧龍即侯草廬

所在古今題詠甚富唐府承奉魏君景仁恐歳月寖久散逸無傳屬良醫沈津編次成帙名忠武録將刻梓以傳而介大理寺副王君懋徳徵予序予不敏謹以俟所以為心者為之論著其他故不遑論也魏君鄢陵人事唐成王以恭謹聞成王薨遺令分賜府僚君獨不以自私既以修國之養正書院又以刻斯集其志有足嘉哉故併及

倪氏重慶序

予聞三山有薿庵倪公者起進士始為主事以直忤巨璫再繫獄後出為浙江少參致仕覃恩階進亞中大夫而其子賓浦先生起鄉貢為江西靖安教諭念親老不樂仕會宸濠逆謀寖露棄官歸中丞孫忠烈公知其賢移文趣之還職堅卧不起卜築西園躬耕養親怡如也蓋予兩慕之而恨未之識前歲丙戌乃識賓浦之子組緝焉是年組緝與其從父鏡並舉進士時稱三倪盛矣哉而予知組緝之賢實得之於祖若父也亡幾緝授南

京户部組户部皆主事而藹庵公之配林宜人壽八十六曾浦曁其配王氏皆年踰六十康彊無恙今年秋以尊號恩封曾浦如其子之官王氏封安人於是一門四代衣冠珠翟前後輝映此近世貴富家所僅有者也主事兄弟自以宦游南北不得承娛膝下每引領南望悅然若失者其在官所恒約妻子之奉而以禄入之羸致甘毳為養至是復徵予言壽之曰某將為大母及父母娱也予不佞謹為述其祖孫父子其賢有過人者如此

而林宜人王安人之賢即是有足徵焉然則倪氏貴富壽考要非無因而倖致者聞者庶其知所勸云

賀余君受散官序

奉新余君熼字孔嘉純孝君子也正德五年華林寇反君奉母避居城中明年四月寇猝至執母欲刃之君跪泣曰請殺我乎母驚老母寇為感動母得全後又欲執之歸寨君泣請以身代乃捨母繫君去君既去恐傷母心亟取金以贖遂得歸養事載邑志如此邑孝行見於

志者有勝國時湯霖霖之後則君也纔兩人耳可謂難哉霖之孝六月得氷飲母疾為之瘳其事異矣然亦遭其常耳若君當變故危急之際而能不愛其身以脫母于危其事之難視霖殆過之矣霖事聞朝廷嘉之授臨江路儒學教授若君之事焯焯若此倘聞於上其襃表之豈下於霖哉而有司未遑及焉何也比者其子上舍光彜為輸粟司徒君始得受正七品散官夫君之孝足以感強暴動同里百世之下與古孝子並美史冊雖布

衣終其身榮矣而奚暇乎是哉特念寇亂之日邑之人骨肉不相保有生為俘因死膏草野者矣而君之母子獨得保全母壽九十終而君之年今亦踰六望七吏猶桑梓服玆寵光其子孫多賢流祉未艾也玆非所謂純孝之報哉詩云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予不佞請為君誦之

送林良輝知桂陽州序

去歲予自春坊晉長成均於南都深惟淺陋弗稱是懼

既至則喜僚屬多賢有以裨予所不逮如吾良輝尤傑然不易得者良輝三載秩滿予署其考曰官掩其才蓋惜其未得試也既踰年擢知桂陽州於是天子方留意太學更新教法慎揀師儒以收作人之功予於是時又恨不能留良輝以自助也雖然分教六館不止一人若知州專治一州一州之民慘舒休戚皆繫於守所係不尤重乎矧桂陽爲湖南鉅州其民之病久矣茲欲滌其煩苛而甦其瘵瘵吏部以爲非吾良輝莫可畀也則予

豈當以為私恨而不為此州得賢守喜哉良輝之行也其僚援故事請予言贈之予惟良輝為人曉暢疏闓事至能斷今之桂陽也如出硎之刃患不得虎豹犀兕而刺之耳吾不憂其不能為也所憂者不為古之循吏也夫古之循吏至誠以循物寬仁以恤下務德緩刑不設鈎距與其民相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者此所謂良有司也若夫恃明察以摘奸峻刑罰以懲惡使其吏民畏服而不敢欺者此但謂之能吏耳能吏可以邀一時之

名立致顯位而已循吏所居無赫赫名而其民愛如父母去而思之烝嘗之至於久弗忘也以此視彼其爲優劣何如哉良輝於此宜知所擇也予聞良輝有孝友之行俸禄所入悉以贍其兄弟其於孤嫠者至鬻田助之可謂仁者之用心矣今夫桂陽之民孰非吾赤子也夫不有孤嫠者乎誠推是心及之其民庸有失所者乎勉哉良輝他日有來言者曰桂陽有賢守出自太學師者則予也亦賴有光矣

望楓亭詩序

望楓亭者南京戸部郎中蘄水徐君子元之所建也子元葬親於東冲若干年矣所居南有山曰龍會陟其半西南望則見東冲之壟林木蔚然而中有楓特出子元泣曰吾親不可見矣見楓庶見親乎爰即其處構亭望之扁曰望楓縉紳大夫多為歌詩子元萃成巨卷間以示余屬予序之予嘗觀於先王之制禮矣夫人子於親之終也殮之襲之函之坎之塗之薪之厚其藏如此者

欲人弗得見也夫既弗得見矣孝子思親之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廟而妥之主而祭之尸而祝之聖人之意蓋曰孝子即是求之親其在是矣至於丘墓雖非神所依而親之體魄藏焉於是乎又有展省之禮故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比其返也展而後入弔去國者則曰奈何去墳墓也夫孝子於親既歿而可以致其情者廟與墓焉耳其見之禮經者如此然廟近而墓遠惟近也則可以旦夕謁拜惟遠也但以時展之而已然孝子之心尤

不忍頃刻忘也於是升高以望見夫丘壟之上林木森然蔥蒨而思吾親體魄之藏其下也為之徬徨顧戀涕出不能止遂有作亭以望之欲托此以時見其親若子元之為者是雖先王制禮未之有而其情益切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人子思親之心若必觸於耳目而後動則將有時而忘惟愛根於心則一出言一跬步自不忍忘而凡虧體辱親之事皆不忍為矣子元發身賢科踐歷中外所至有治績氷蘗之操初終不渝一時翕然稱

之曰徐氏有子是為孝之大者而非自其思親之心推之何以有是哉予聞唐御史黃端嘗構亭望其考其後朱子居其地今所稱考亭是也子元之志旣與端同茍充之以朱子之學將所至愈不可量而望楓之亭亦永有聞矣

壽東麓沈公序

錦衣指揮僉事東麓沈公今年八月四日春秋七十公之子鍾輩將以其日稱觴壽公而屬予序予方有南戍

均之命促裝且行不遑搦管而鍾輩苦不予釋也然公之賢予所夙聞奚忍以匆遽之故喑無一言以為壽筵獻哉惟公為武廟賢妃之父武廟臨御十有六年貴近之臣恃寵横行威勢熇熁而公以椒房懿親獨退然静處若不欲以聲跡聞於人者曁今皇帝入紹大統以公先朝貴戚舊臣眷遇特厚賚予駢蕃而公處之愈自謙抑屏居城東别業非朔望朝謁不入城府客至豆觴壺矢以為樂語不及時事其於權貴非素識未嘗輕納一

刺也惟我國家於外戚優以禄爵而不假以權寵為得保全之道今觀公之所以自處務為韜晦如此則古今戚畹之賢如公者少矣公既享介壽其子孫亦多而皆循循謹飭禮度秩如車馬衣服不改儒素此又見公之教行於家也繼自今雲仍世世永享天禄與國家相為無窮可卜矣然則沈氏之盛其有既乎沈氏自錢塘徙建康世以醫名家公之考諱廉尤有隠徳活人寔多吳越間稱長者而公又以積善承之已而果生淑媛被選

宮闈聯姻帝室賜宅京師高門大第埒於公侯寵階厚祿傳於奕代夫天之於人其報施之不爽也固如此乎予不佞敢因叙公之壽而併及之用為天下告庶聞者咸有所勸云耳

賀主事楊君叔用考績序

予讀書見舜命四岳十二牧九官而繼之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為之嘆曰茲二十二人者在唐虞之時皆極一時之選𢑴咨命之既當矣而復為是考核之法

以維持之古之聖人其殆人法並任者乎然自今觀之
九官之中如垂如益所掌者百工之事及上下草木鳥
獸耳其事何瑣委也然舜必疇咨而命垂也益也又必
再拜稽首而讓夫垂益豈計其事之為瑣委哉惟見己
之才不足勝任而已此所以為聖世之才也今之仕者
不量力之所堪惟覬清峻之秩以為榮如其不饜所望
輒艴然曰我分固如是耶至於錢穀之務往往病其瑣
委而弗屑為之嗚呼斯人也去聖世人才不亦遠矣乎今

夫列職于朝自侍從論思封駁廵察至於禮樂兵刑金穀之屬各有攸司茍治之而善無往非學也而亦奚必致擇於其間哉延安楊君叔用始釋褐為祁邑令有能名部使者屢薦之知君者謂其必入為臺諫已而擢户部主事於南京君語人曰吾治邑本無善狀令蒙恩拔擢至此於吾過矣益秉公服勤不懈莅官三年出納明慎上下交譽之嗟乎今之仕者使人人皆君若將安有所謂踰涯之覬曠職之刺哉君將考績入京其鄉人大

廷尉中梁張公符卿涇野呂公屬予言贈之予既慕君之賢而慨古今人材之遠也於是乎序

送大司徒華泉邊公致政序

大司徒濟南華泉邊公前歲自太常卿進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便道過家屬有宿疾具疏乞休堅不欲出上降旨勉留敦迫就道公不得已舁疾行既至進南京户部尚書政益繁勞益甚疾益纏綿復欲具疏請同列固止之公亦念上惓倚之厚力疾圖報未敢遽言其私今年

之夏廷臣偶有以公之疾聞上者上不欲煩以政特賜休致公聞命感激且喜其私之獲遂也既焚香北面稽首謝越數日治裝遂行留都自公卿以下咸設餞於江之滸少司徒新山顧公授簡於予俾為之序予聞大臣之事君也鞠躬盡力不憚勞瘁苟利於國將忘其老且病而為之者忠之至也君之於臣使之而不盡其力用之而不強其難或因病而予之告或未老而賜之閒者仁之至也今觀公之事上與上之待公何其兩盡也哉

公自弱冠登進士即以文章名天下其後敭歷中外三十餘年位至六卿而其政事宦業猶不免為文章所掩然卒亦不能盡掩也知公者以為公之學若得盡施於時其勲烈之在天下者殆未可量而今歸矣此豈徒為公惜哉雖然盍亦觀之華不注之泉乎流則行坎則止耳泉則何容心哉方其行也餘瀝所沾枯壤為潤百穀生焉生民賴焉利何溥也方其止也潤物之體自具及其既盈則將出坎而流而其為及盖以遠矣公年方踰

知命既歸山中屏居靜養疾且勿藥倘上追念耆舊手詔起公公忍以老且病辭而忘其所以及物者乎予不佞敬序以祝海内大夫士亦以是屬望於公也

送近渠野人西歸序

近渠野人張子德馨關中老儒生也鄉人多腐視之獨與涇野吕子仲木往來相善數日不見輒巾履相過從至語合意輒抵掌相視大笑竟日忘歸今年春以涇野子在金陵不遠數千里來訪於是年六十矣居數月别去

涇野子請於留都諸士夫作詩送之而屬序於予予曰先生奚取於德馨也涇野子曰吾取其迂腐與吾合耳涇野子由掄魁入翰林正德中論事不報退居田里今上初年被薦再出尋以言謫久之乃得徙官至尚寳卿閉戶讀書不干榮政此則涇野子之腐也而吾既聞之矣敢問德馨之腐何如涇野子曰德馨始為邑庠生會歲飢侍其親就食四方久不能歸坐是除名而德馨不恚也曰甚知養親足矣其弟賈於外積數千金以歸不

以尺寸畀之一無所問其後弟死於蜀犯險阻舁櫬歸葬於其貲無毫髪私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而恥為脂韋婉婀以媚於俗此其為徳馨之腐乎予笑曰此其腐亦近於涇野子矣雖然今之儒者患弗腐耳腐於朝則必無干名倖進之刺腐於鄉則必無忘親徇利之患涇野子固不俟言若徳馨之腐世可少是人哉徳馨之來也計其道途所經由河而淮而江備歴風濤之險而其年又且老矣此與蜀之棧谷年七十餘徒步訪東

坡兄弟於嶺南者其意無以異也予聞而甚嘉之況其行之卓然如此故樂為之序

送吳應韶長教亳庠序

莆稱兄弟好學曰吳應韶應時氏既並舉於鄉應時連第進士官刑曹應韶連試不利今年以親老丐受教職就内廷試出語驚諸公寘名第一元老石齋楊公延見私第再三推奬曰甲科遺才也嗚乎以文行如應韶而艱於甲科之選所謂命者非耶予聞應韶在鄉校遇尋常

試名常右儕輩稍闗得失輒左焉蓋於人所必競之地而愈不敢競焉不大類其為人矣乎應韶既得亳州學正之命其友進士陳士肿郭實夫以鄉諸縉紳之意徵文贈之惟亳為鳳陽屬州我太祖龍興一時王侯將相多里閈豪桀而亳顧寥寥焉及考前志所載若曹植夏侯湛諸人又何其甚盛也意數賢流風未泯士崇文雅不樂以甲胄効用然比年薦書所録又靳靳如是何也無乃深藏恥售不樂競於俗之所必競正投夫應韶所

好乎夫天不擇地而生才君子當因其地而施教譬農之於田也蕪益甚其菑治宜勤乃有獲也應韶往哉吾將為亳人賀得賢師而人才彬彬然出矣

歐陽氏族譜重修序

鄉人歐陽慶字天祥以掾吏從事京師間持族譜請序於予曰惟我歐陽氏之譜先祖伯興公有志重修未就而卒家君汝芬命慶踵修之且成矣敢以序請謹按歐陽氏本越王後漢時諱伯生者受古文尚書於伏生傳

九世皆官博士故有歐陽氏尚書學唐初詢字信本洎子通字元素皆工書法號大小歐陽體通季子昌字伯盛為泉州判因家晉江閩之有歐陽氏自昌始昌子詹字行周善古文為觀察使常衮所知貞元八年與韓愈李觀輩並登進士皆極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官至國子四門助教始遷莆錦屏山下九世孫傑字子俊南唐保大元年徙居郡城鳳山宋嘉泰五年彭友亂莆士大夫家多挈族入海避難傑六世孫爵字順修再徙赤岐

山下瀕海以居是謂上歐至慶蓋十五世又有諱仲字君直者傑之四世孫葬親馬腰山廬墓下有紫芝白鳩之祥因家焉其孫滄又稍徙而南是謂前歐二歐皆自鳳山來徙至今通譜云嗚呼古者圖譜有局官領其事所以别貴賤慎婚姻也後世此法廢名為儒者亦鮮有明於氏族之學向非家乘時修恐寖久寖訛將不知其身所自出故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若汝芬氏祖孫父子可謂孝矣抑予有感焉閩人登進士自四門始四門

嘗與予族忠臣公緼及二三同志講學靈巖精舍當時師友遊從之盛至今可想也予每過四門故居及精舍遺跡輒立馬低徊不能去訪其子孫曰散處二歐間多秀而文而居上歐者尤盛今觀是譜信歐陽氏有賢子孫也賢者之澤孰謂其不深且遠哉故樂為之序

送揮使梁國用歸嶺南序

嶺以南兵之銳無如高州其帥臣之賢無如梁國用國用名壐自幼善騎射勇畧過人弱冠襲父職以副千户

守禦高州築城浚濠治器械練士卒寇聞之相戒不敢入境兵備胡公永年奇之調征海南賊有功欽賞綵幣二匹廣西逋寇韋通天等刦掠郡縣君承委提兵往征所向克捷賀縣平以功陞正千戶俄柳州平再陞指揮僉事仍守禦高州居無何江西巨寇王浩八等據猺源洞華林寨相煽為亂江右大震至廑九重南顧之憂總制陳公汝礪前在兩廣熟君名名征之君既至與太守李公立卿等合謀攻之連破其寨部下俘斬凡二百七

十人以功陞署神電衛指揮同知僉書軍政兼管備倭
君在江西凡十有七月久勞戎務幾致羸疾比歸鬚髮
有白者今年甫五十以老請致政當道惜其才難之請
益力至於再三乃許焉君率其子希孔來京襲職且奏
給二代三品誥命將捧歸為母黄淑人樂君之父實以
戰沒未霑卹恩人惜之至是得膺贈典蓋善人之報云
君將歸介吾友茂名尹俞君静來徵贈言君静為余道
其事如此予惟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武臣子孫生長膏

梁不幸有事往往不足賴而君乃諳曉韜畧親履戎行累立戰功薦陟穹階貤榮先代可謂忠孝也已至於年未及耄輒求休致視去榮利若敝蓰然是又明止足之戒審進退之宜雖儒者奚以過之予故樂道其事使欲知君者有考焉

送少司馬山齋鄭公致政序

今年夏少司馬山齋鄭公上章納祿既得請自執政而下咸惜其去言路將合疏留之公之車且國門之外矣

始公以江西左方伯爲寧庶人所搆得罪以去忠直之聲聞於天下寧庶人敗先帝采廷言復公四川左方伯今上嗣位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尋名爲大理卿踰年進兵部侍郎公位遇既隆益感激思報每有大事或抗疏於朝或昌言於廷侃侃無所顧忌其攝部篆也寇入於甘肅兵叛於大同羽書旁午公晝夜區畫不辭勞瘁卒平大患而勢家子弟攘功以邀官賞者一切格不行由是諸用事者稍稍不恱會寧夏帥臣爲公所劾者

持土物求解於當路事覺公白以本兵大臣入疏自白
因力求去公既去上命窮治其事乃知在廷之臣莫有
納其賄者而公則尤以嚴憚見至不敢逼其門於是聞
者益嘆公不可及御史徐君世瞻請因公之歸加恩典
以勸廉疏雖不報時議韙之夫大臣之義在於難進易
退公以布衣致位卿佐未及引年而去其去也皭然不
汚如此於公榮矣然在廷諸君子咸以為不當去者我
皇上啟運中興方圖任舊人共成維新之治而近者起

用遺老如我族丈見素諸公則已相次歸卧矣今如公者若之何又可去哉公之行也諸鄉袞謂宜有贈相與屬筆於文俊夫公是非於天下後世者史職也是以不辭而僭序之使欲知公之出處者有考焉

方齋存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齋存稿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錄舉人臣鰲圖

方齋存稿卷四

明 林文俊 撰

序

雲屺遐瞻圖序

行人司正柯君奇徵過予請曰維熊自壬午使吳假便過家壽吾母蔣太孺人今四年矣茲七月十二日惟六十四度之辰我仲弟貢士維羆季弟主事維騏及諸弟

幸在膝下得奉觴為壽獨維熊爵官萬里南向頌祝而已聞請待詔文先生為作雲屺遐瞻圖以寄吾思惟執事序之凡吾母之行有足稱者蓋其事舅贈評事華亭公姑洪孺人能敬事我先君西坡公於貧賤能儉以勤先君由大理領郡既貴矣而吾母勤儉不改於素時斥其羸以仁三族維熊兄弟賴先人遺訓叨登科第吾母每戒之曰惟孝惟忠所以報也毋逦於慝以速官謗維熊等敬識之不忘此其為行之大者如此顧惟不肖莫

知所以爲顯揚者願執事敎之予嘆曰賢哉太孺人斯

固司正兄弟之所以賢乎太孺人諸子皆已貴顯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而司正君猶不能已於情予請廣圖之

意以爲告可乎夫陟屺之詩泛言大夫之行役者耳若

狄梁公瞻雲則并州法曹時也公後歷刺數州皆有惠

政及爲宰相匡復唐祚其忠尤著故君子謂公能移孝

也司正兄弟誠孝矣自是移之於國使功業著於朝廷

惠澤加於生民則天下後世稱慕而欽服之者必推本

其父母之賢愈久愈不泯則所以壽其親者寧有窮哉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太孺人之謂也禮曰思貽父母令名是在司正兄弟

賀揮使丘君兩膺廵臺犒奬序

國家寄兵政於戎衛而統之以武臣武臣之中有材鄙勇怯廉墨不同而甄别之權則寄之廵按御史故事廵按至指揮使而下具櫜鞬負良兵郊迎既入臺則以戎服見抑首階下不敢望見顏色況望其禮貌乎若夫兩

年之中再膺旌獎若永寧衛指揮僉事丘君天與者蓋百十之一二也非其賢過人何以有此哉君幼穎異通經史兼善書法年十六襲父職明年選充語谿衛總既至攝把總事歲中代歸不私其贏餘一錢人稱其廉蘊世吳寇同安蟠據窟穴五十餘年有司莫敢問君承委提兵親履其境賊聞官軍猝至遁去君帥精騎追及之轉鬬數十里生致其渠報至憲副李君嘖嘖嘆異命乘勝進勦海寇又平之數年以來盗戢民安君之力也巡

按松江周君廉知其賢檄掌衛事檇以厚幣君嘆曰吾受國厚恩無以自效靖寇安民吾職也敢辱大惠盍自感奮閱卒伍治城濠繕器械於凡常例之供一切罷去周君既去代者蘓州沈君遇君尤善委掌衛事如故檇之加厚焉今當聖天子更化之初以君之賢茍有知者疏薦于朝或入叅帥府或出殿方隅必能蕩滌妖氛寜謐疆宇策勲樹名與古之名將相為先後是其可賀已知事路瑱請於指揮使共徵言為賀嗚呼名髙而同進

者不忌君之賢益有徵焉故為之序

竹巖後序

今歳春予北上過三山拜侍御程君時言於行臺君延入起居畢敎從者治具留餉未舉觶袖出一卷見示曰先方伯府君别號竹巖今没且四十年追想疇昔百事已非顧惟竹巖獨存耳其與伯兄叅政時㫖宦遊南北欲登兹巖以撫吾先子手植之竹不可得矣每思至此輒嗚咽不自勝敢私布之執事幸為我識之予謝不敏

既受卷讀之終篇見西涯泉山二大老唐太史守之黄兵曹伯固所為序記甚備容予贅耶然侍御君之命則有不可以終虛辱者公起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初拜户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廣西叅政以憂去服闋改河南尋進左右布政使歷官幾五十年官轍所至皆有遺愛而清風高節更夷險終始不為少變居貞而守固外直而中虛盖竹之助為多而其剛方峭厲峻絶超拔人之望之真若太山巖巖壁立萬仞可望而不可攀也叅政

君在江西焯有聲望侍御君持節按閩風裁峻整不忝古直指使者其於公也得非所謂蒼梧翠竹稱其家兒者乎異時伯仲並位台鉉勲名赫赫流汗竹之光地望巖巖增羽儀之美啟之者其必由公矣程氏後人果能世承休德於先公巖竹益加培植則益蕃以茂孫枝競挺將來未可量也

贈太常少卿黄君序

國家兩京並設卿寺而太常職司禮樂號為清卿在南

京者職務尤為清簡故少卿缺多以翰林近臣往踐其任不然則取之諫院之良其不由是二者葢罕得至焉南海黄君子任在諫院十四年至是始得簡任兹職前少卿何公粹夫也武廟時為翰林修撰講尚書切直坐補外今上召還遂至大用葢嘉其亮直耳今以君繼之豈不以繼何公者非君不可耶君為都給事在戶科實錢穀出納所關一時豪貴怙勢有所干請者君痛裁以法往往先事条駁不行雖或已行猶必執奏再三期必

寢乃已用是左右皆不悦吏部每進君之秩忌者輒從中阻之如是者葢數數而君不為動念鯁直言事久之上察其忠故有是拜命下之日公論昆達善類歡沸以為黄君以直諫晉用在位之臣有所恃賴自是益勇於任職而利害禍福不復為之顧慮則所以作士氣而幸世道者端在於此非直為君賀也君既以直受簡知繼今以往窮階峻級何患不至然臣之於君受恩愈深則其為報宜愈厚范文正公在位必計其所為事與食相

稱古君子之用心葢如此耳君之行也鄭君九萬合其寅來徵贈言於是乎序

送興化府葉君赴郡序

吾興化為郡僻在海隅民性脆弱恥爭訟間有徵斂不煩程督旬日可辦而俗重禮讓鄙末作每深夜行陌巷間讀書之聲所在滿耳士大夫居鄉以聲跡不至公府為高葢其俗如此是故為政於是者無庸乎苛以為威而矯以為異也惟其宜民焉耳矣郡多賢守遠未暇論

最近豐城楊侯也侯政尚簡易不為苛急民有不平得
造膝前開口陳諸所斷決不必悉在於法而推情酌理
人人以為得所願雖受箠者亦無怨也下車值歲旱有
謂侯宜行錢法減穀價以便民者侯曰如此則富民閉
廩而海賈亦不至矣不聽未幾米商輻集穀價為減民
果賴之其政宜民率類此惜其不久於位也侯既去郡
士大夫在都下者私相語曰孰可以代者乎有言刑部
郎中葉君國光之賢者皆曰可矣後數日命下果然君

沉毅閔疏達於政體其為刑部也廣東司於諸司尤號繁劇而從容裁決一一當於情法平居議論典實平安視夫苛以為威而矯以為異者每若鄙之以為不足為此其政蓋必宜民者乎君之行也郡士夫合餞於郊屬予序之予聞歐陽子曰醫無問貧富惟飲藥而病愈者良醫也吏無問才否惟政行而民便者良吏也蓋予於君亦云

送朱有度宰棗陽序

莆水南先輩有兩朱先生者長曰遲軒公由郎中為馬湖知府次曰贛庵公由御史為浙江僉事皆起進士遲軒公寛厚坦夷不露圭角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一時號為長者而贛庵公風稜峻整人不敢干以私苟志不同雖在同官未嘗曲詞色為苟合司寇見素公蓋兩敬之嘗以比之二程夫子者二公之學既不及大用其歿也又皆無厚貲以遺子孫識者占其後必有興也遲軒公有子二人雖不登仕籍而詩書禮義不失世守贛庵

公之子洪字有度自幼頴異知學正德庚午領鄉薦今夏以年格受棗陽縣尹可謂能繼其志矣然議者猶以賢如有度不得登甲科踐其父伯之位以為私恨也予曰不然士始釋褐得受百里為之宰操縱予奪惟其所出責亦重矣有度豈當薄之耶荆襄在昔為戎馬之地承平以來其民始獲甦息然水旱寇賊之相仍民之困也久矣矧四方流徙來僑者恒居其半習氣不齊爭訟易興為政於是者寛與嚴葢不得而偏廢也以寛乎進

軒公足師也程伯子春風和氣以之以嚴乎贛庵公足師也程叔子秋霜烈日以之夫恩施則民愛焉威施則民畏焉畏且愛矣於棗陽乎何有今天子立賢無方百里之令治有善狀例得蒙拔擢至監司郡守者累累有之勉哉有度何患不能踐伯父之任也

送方信甫任四川簡州同知序

簡州舊為簡縣其地擅鹽井之饒先時鹽徒羣聚相煽為蜀中患者踰年既剪平朝廷從守臣議乃升縣為州

而州之正佐必選有才望者為之所以為民計者周且悉也吾鄉方君信甫經衞九年秩滿陞是州同知僉謂信甫負其才矣而久居戎幕當閒散之地無以表見今其得展驥足矣而信甫意愀然顧乃若有私憂過計焉者予告之曰子不聞蜀之水有所謂岷江與三峡者乎奔騰澎湃一瀉千里見之者往往錯愕震掉不敢狎視然舟楫既具得良篙師焉操之以往則濟之如沿沚然不聞蜀之路有所謂九折坂者乎昔人比之羊腸鳥道

者也然御者謹啣轡戒馳騁則履之如坦途然何也所以濟險者得其道也今夫人心之險甚於谿谷固也苟御之有道恩信以固結之禮義以化服之雖氊裘椎髻殊方異俗罔不向化況蔺州密邇中原其沾濡國家德澤既久且深庸有不可化導者乎子勉哉吾將見子之治蔺州若輕車試故路而善操舟者忘岷江三峽之為險也

贈大司成涇野呂先生序

今年秋國子缺祭酒天子以太學賢才所萃必得道德耆儒往為之師乃以命涇野呂先生仲木焉先生時亞南京奉常望重資深久在散地及是報至公論暢達善類增氣先生卜日且行留都公卿大夫士餞之江上謂予宜序予惟人才治之所先也用之在宰相而教之在師儒其重惟均譬之鄧林之木必也培植長養既成材矣然後有良工師焉執斧斤而臨之曰某可棟某可榱量材而用之而明堂大廈於是乎成焉夫才有不由預

養而可用者乎是以三代聖王必以建學造士為急而重司徒大樂正之選焉今之祭酒大樂正之遺也先生未第時已以道學鳴閩中既取掄魁入翰林至是將三十年名愈高而不自矜衒官雖滯而益韜晦公服則閉門讀書養親而已予與之交久竊見其操履端嚴充養完粹一言一行無往非學然後知今之世有道德之儒若先生是已嗚乎自聖賢之學不明士之為學先詞華而後心性詳於講說而畧於躬行故聽其言雖近似及

考其措於身而見於日用者未必悉在彛倫也葢士習之弊久矣今先生往焉以道德為之師表太學之士日漸月摩皆將為惇本務實之學浮靡之習為之一變而人才之盛必自兹始然則世道風俗其將有復古之漸乎況先生昔在翰林侍講幄每當進講援經據禮多所匡正一時稱為真講官而自以論事斥外名不通朝籍者十餘年矣今入為祭酒例得兼領講職當聖學緝熙之日得正人端士在左右備顧問任獻納則輔成君德

以端治本又將深有賴矣豈但辟雍作人而已哉是故先生兹行職任甚艱士大夫之屬望在焉當不思所以副之者耶追念昔時予自南雝被命名入先生辱贈以言嘗以龜山先生之為祭酒者為予願焉予曰愧不足以當之今先生實履斯任然則向之望於我者今日尚當自踐之此予之所深望也夫相交責以善者友道也先生行哉

賀侍御李君考最序

御史古官也周之時掌贊書授法令而已秦漢以來始為糾察之任我國家稽古建官尤重是任而寄之耳目凡時政之有缺失百官之有凶邪皆得抗章論列不為越職而行部所至一方之事罷行弛置皆得自由所屬僚吏五品以上得舉劾其賢否而進退之其下者聽自黜罰焉其職之重如此甚矣其難居也是故非才猷之敏贍則莫宜非學識之醇正則莫宜非操履之端嚴則莫宜永興李君仲謙以名進士簡為御史於南京職任

亡幾偕同官上疏指斥當路大臣忤旨逮下詔獄既釋還職會彗出東井復疏時政六事首勸上修德以回天變其言鯁直不避忌諱有諷其為自全計者君曰諫吾職也罪譴之來吾敢避乎賴上察其忠嘉納焉亡何奉命視倉於鳳陽諸處至數月條上四事又蒙採納而巡歷所至雪寃起滯剔蠹鋤姦民困為甦軍食不乏威行惠流遠近慰悅歲滿復命於朝又疏便宜二事請命所司招流氓墾廢田而免皇陵衛軍之京操者其言皆

有裨於邦本報如議行之此皆君履歷之大焯焯在人耳目其細者未暇悉數也乃今三載考績部院署其考率有好詞或以文學操履或以性行才識蓋各以其所知者稱之非溢美也於是其同鄉諸君仕南都者相與徵言為賀予於是有感焉自古忠讜之臣固亦多矣然或生叔季之世遭諱言之朝往往有言而不得盡其甚也有懼斥逐者矣若君遭際熙朝得開口論天下事無所顧忌中間雖被逮繫竟獲保全以至今日遂得奏績

天朝以俟顯陟此非聖天子聽言納諫優奬忠直則君何以有此耶君子於此方爲世道慶而遑爲君賀哉惟君勿以是爲足益思納忠盡職以答明時可也審如是高爵厚禄其來也不得辭矣此予所望於君也君爲楚望族一門取科第爲顯官者衣纓林立其才操亦多足稱云

賀顧君仲光守汝寧序

皇上以民之休戚繫守宰自嗣統以來每一涣汗之申

必惓惓儆飭盖再且三矣兹當羣后來朝特勑吏部汰其不職而簡賢者往代之於是南京臺省之彦出補郡守者十餘人而刑部郎中吳江顧君仲光得守汝寧夫士自布衣起家至郡守有禄二千石出入得備五馬乘朱輪金章紫綬何其榮也於是其僚陳子士仁合同官若干人徵言贈之予謝不敏陳子則進而言曰惟兹請也在先生有不可辭者三先生嘗隷太史職文翰一不宜辭顧君與先生之弟憲副同登進士有通家之雅二

不宜辭先生先世實汝寧之固始人夫朱子產於閩而言稱新安不忘本也然則先生於汝寧獨得無情哉三不宜辭予曰子之言然既不獲讓則乃爲之言曰夫顧君亦聞孔子之論政乎冉有問於孔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富與教政之大者也舜命九官首稷養民次契教民若命臯陶不過以刑弼教耳非治之所先也今天下爲郡以百數專城而居剖符而治者相望也其間以賢稱者亦多矣及

考其實果能使田里無愁嘆之聲乎道路果無流離轉徙者乎風俗果淳厚而頒白不負戴乎此無他蓋其為政無教養之實而或以刑罰先之嗚乎是不亦戾於古矣乎顧君初尹將樂有惠政及徵為刑曹屢平反冤獄其所論讞輕者非故為縱而重者非故為苛也主於弼教而已若君者殆所謂識治體者乎今出為郡守其職在宣布天子之德惠以撫綏其人又與司法異矣是將畧緩刑罰之施而求聖人之所以教養民者推而行之

此邦之民庶其蒙休澤矣乎葢聖明所以選任良牧之意正在於此予交君淺而聞其賢㝡久故於其行也特用是為告他日以治行優異增秩賜金或遂徵入為九卿如漢時故事此皆君所必有不足為異而予不欲以是先焉者懼瀆也

送僉憲劉君寔夫序

往年予在春坊與寔夫往來相好也寔夫有儒者之行吾敬之愛之與之遊踰年實夫以諫斥去去歲予叨貳

南禮實夫起為祠部郎中後得相與周旋凡稽古禮文之事助益予為多而以閒暇過予話舊論文又甚樂也乃今踰年寔夫擢廣西僉事又當别去嗚呼予於實夫之行當如何其為情哉寔夫既拜廣西之命或問於予曰劉子是行其心得無不怡耶予答之曰子未知寔夫乎方寔夫之為都諫也倘俛仰從俗大官可立致矣然寔夫恥為緘默視天下事有不可於意者如有物喉中不吐不止前後論諫皆剴切鯁直不避忌諱及斥為江

西幕僚銖索莫甚人為不堪而寔夫方與諸生講道白鹿充然自足畧無纖芥觖望之意其心若曰即使我老於此官何不可也及轉判常郡則又汲汲焉問民所苦而撫摩之其心若曰即使我終一郡倅又何不可也寔夫之行可稱者甚多若其恬淡不嗜榮進則士大夫尤稱之今蒙恩擢至監司且通顯矣顧豈有不怡於心者哉或曰劉子之自處則然矣然自他人視之賢如劉子坎坷幽滯亦既久矣乃今僅循常資得一憲僉嶺外去

是不能不為之惜耳予曰不然夫徂徠之松長養於深山大谷幾百年矣然後伐之以斧斤而登之明堂則可以勝梁棟之任夫嶧陽之桐排風霜而飽烟雪不知其幾年然後緪之以絲繩而奏之清廟則可以格天地神祇夫材之美者非遲之歳年則不能大就勢固然也今實夫殆類是乎況僉事雖秩五品郡刺史以下咸受節制其職在繩貪墨雪冤滯布德宣威釐正百度盖風紀之司不以輕畀非人必矣實夫往哉誠若濂溪先生提

刑嶺外實歷瘴癘之鄉以洗寃澤物為已任則亦足以行其志矣升沉遲速要之不足為實夫道也其行也其同寅咸來徵言予不能辭遂次其語以為贈

送鄒斷事序

正德已巳予以舉子客金陵大司寇松陵吳公館予於張氏之第遣季子嵓從予受經時無錫鄒世善從學沈先生亦假館於張氏與予交相好世善才敏志篤見予所作經義文字必手錄口誦不輟予甚愛之每晚凉必

攜世善出太平門徜徉湖堤為樂倦則憩林下呼酒對酌酒酣興發取古人詩歌之聲振林木世善追念此時以為樂乎否也其秋予解帳還莆遂與世善別不相通問蓋久矣今年春世善以太學生謁選來京復得相見道舊懽甚於是別去十九年世善紅顏白面如金陵時而予且老矣塵中烏兎乃爾駛耶世善既選江西斷事將行來徵贈言予聞斷事都司屬也凡都司一切訟諜必下斷事裁決然承平既久戎務甚稀予嘗見為斷事

閫中者每旦視事不過一二刻至食時吏卒皆散去公庭無人斷事君獨從二三儒生以文酒為娛其閑且適如此今以世善任此似未足以究其用然世有祿厚位尊而材不勝任往往取負乘之誚招覆餗之虞若此者則又願為世善而不可得也予深幸之於其行無以相益姑酌之酒而與之別

內黃縣志序

內黃為大名屬邑自建國以來疆域廢置山川物產官

師人材附見於他書者多矣而邑之志獨闕如也予嘗考求其故漢唐以前遠未暇論宋時大名隣于契丹常栖重兵於此當時守臣方以治兵禦敵覬旦夕之安為急務其於志固宜未遑也暨於金元之際此地分南北者三百年國朝混一以來始得靖烽烟之警以復中國文明之盛列聖相承仁漸義摩百五十餘年四方文治蓋極盛矣而是邑之志顧未有任之者則為政於是者不得辭其責也嘉靖某歳永昌張侯來知邑事始至稽

邑故實乃喟然曰邑無志猶國無史茂從稽矣茲豈不
在予既三年政成化浹百墜俱修乃就邑中致政縣尹
周君萬金謀焉周君力學嗜古嘗稽之圖志咨之耆宿
私為書一帙藏之巾笥人莫得見至是出以示侯侯喜
曰君積勞於是有年矣今之任是事非君孰可者遂以
屬之而猶慮有遺漏舛訛也復請邑庠司訓孫良輔偕
庠士某等相與搜羅讎校凡七閱月始克成編而數千
百年闕典至是乃備豈亦有數存其間耶嗚呼文獻之

興廢係乎人與時而二者難於相值也若兹志之修固張侯之賢知所當務有如不幸而丁宋季金元之運雖賢有司亦奚暇於此乎天下有道君子得好禮可謂幸也已刻具成會張侯考績來京屬為序因為書於卷端於以見是志之成非偶然者如此侯名古字某起家鄉進士云

觀風紀詠卷序

此卷侍御東厓虞君按閩且滿閩中士大夫為是以贈

之者也君之發榕城也其日予適艤舟芋江距城十餘里聞城中人無少長皆出送搢紳先生多贈以歌詩予至建寧見君於行臺得請而觀之盖歌行詩賦古今體不同至於言君之為政有惠於閩而閩人不忍忘君者則無弗同也閩俗重廉節恥干請方君之未去閩也士大夫恥為頌美之語及其受代而去乃為是卷贈之而稱頌贊歎之詞若是乎其盛也此足以見其論之公而可信矣君始以名進士出守嘉魚萬安皆有惠愛其去

也二邑之民固留之君為吏留數月既去民思之為刻遺愛錄以傳及被簡為御史奉命按閩閩浙切畛俗本相同君又兩為令熟知郡縣事故有所因革切中民之利病令出而人皆以為便雖持法甚峻剗弊鋤奸剛毅不撓然性度廓然無私喜無暴怒諸所斷決必推情酌理而裁之以法蓋其為心主於洗寃澤物而非徒以搏擊為能咎朴為威以取赫赫名者是以行部所至威行惠流士民感悅及其去也為之低徊戀慕不能已於情

如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予閩人也固亦惜君之去者然天下事視一方尤重今君還朝日執簡立墀下論列天下事如上之袞職有闕下而吏治多疵外而西北强敵跳梁内而中原數千里連歲蝗㲱此皆事之可憂者其他未可縷數也君於此獨能默然已乎君忠誠欵愿洞達而暢疏有弗言言之而必聽也有弗行行之而必效也吾知虞君是行將使天下咸被其澤而豈閩人所得專也哉予與君交淺而知深因觀諸君子之作輒

敢僭書於卷端

戴氏榮壽序

嘉靖丁亥予始識戴子貞卿於京師時貞卿以進士初除義烏令上疏願改校官不報别去半年義烏以治聞而當路者竟用前疏奏改為武昌郡文學既三年擢南京駕部主事會予來貳南曹因復得與貞卿相見間因問訊而知其父會川君及母李氏皆年躋六十前歲以覃恩父封為駕部主事母封安人矣何其壽且榮也戴氏

家華亭密邇南京然會川夫婦皆安其閭里不樂出門貞卿數以書迎之不至日日惟引領東望而已今年貞卿當考績京師因假便過家為壽吾想春陽載熙壽筵既啓君與安人命服坐上貞卿綵衣象笏偕其弟昆以次奉觴起為壽此其為樂雖三公之貴不願易也貞卿之將東也其同寅張子子成林子子道純來告予曰某於貞卿僚也夫同寮有兄弟之誼焉於其親之壽也可無祝乎某也不佞願假詞於下執事予惟戴氏榮且壽人所

共知不假予言至其所以致是者則本會川君與安人之賢而予不可無言也予聞會川君天性孝友其親年踰八袠旦夕必君侍側心乃寧遺產寧取其磽且薄者其與人交忠信不欺即有負之者亦不校鄉里以是多之而安人慈孝恭儉其德亦與君儷焉君嘗累踐場屋不利而教子益勤曰不可以吾厄於儒而令子孫徙業也既而貞卿果用父學取科第入仕君與安人皆以強健之年食其子祿榮膺貤典鄉人歆豔之夫為善者豈

終無其報乎譬之農夫是穮是蔉厥亦有年夫不務善而覬非分之福猶惰農而望有秋也弗可得矣貞卿年少克自奮樹以顯揚其親可謂孝矣抑未宜已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吾願貞卿繼此益致力於忠孝之大端而以古君子自期則名位所至將未可涯國家錫類推恩及其父母者必不一再而止君與安人幸未老其尚克光承之哉

送張彦卿任成都别駕序

隴西張彦卿為國子學録且四年今以年勞擢判成都府將行詣予辭且諮政焉予曰予弗能知政凡子在此與諸生相講説者非聖賢修已治人之道乎然言也而匪行也今往任治民之責矣書曰匪知之艱行之惟艱子其慎哉夫政與學非二也古之君子平居師友相與講論而為學者無非聖賢之道及其施之於政亦必以此而弗敢背焉是故其子民必仁其莅官必慎其律已必廉雖造次纎芥未嘗不在於所學也故曰學與政一

也後之學者其為學也固亦談說聖賢之道矣及施之政則以為古人方冊之言迂濶不可用更效世俗吏取辦簿書文具以為能其甚也飾虛偽以邀名峻刑罰以示威左拾右攫惟恐利不盈槖盖其所為皆平日執筆醜詆以為不足汙牙齒者乃或躬自蹈之嗚乎此其視素學為何如哉彥卿明敏闓疏遇事能斷而久淹儒官無以自見譬之太阿在匣未得虎豹兕犀而刺之盖蓄鋭久矣今之成都也吾弗患其不能為也而患其所

行者或非其所學也彥卿往哉其尚以聖賢之道與諸生日相講説者推而行之以善其政慎毋厭儒之腐效吏之俗使夫政事學術裂而為二如予前所云云則成都之民庶其蒙君子之澤矣乎彥卿起謝曰先生之言將進傑於道傑不佞敢不率承於是彥卿行矣其僚友為徵贈言因述所與彥卿語者書以贈之

賀曾母柯氏受封序

太孺人柯氏今禮科給事中晉江曾君思達之母也初

給事君為順徳知縣治為嶺南最使者交章薦之三年考績吏部以聞天子嘉之錫之勑命追贈厥考景瑞公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尋擢思逹於諫垣在侍近之地給事君既趨朝謝乃出封勑及冠帔馳使者奉太孺人於家鄉人榮焉凡遊於給事君者皆徵言為賀予於給事君同年交契㝡密而有以知太孺人之所以為賢者方公即世時兄弟先亡二孤尚稚門力單甚太孺人忍死厲志育孤稍知學擇嚴師教之夜則燃燈治絲枲親課

其業稍拂其教輒朴之不以姑息為愛給事君卒用母教取進士通籍青瑣黄門而曾氏之宗遂以碩大者太孺人之力也太孺人孀居五十年備嘗勞瘁乃今壽且榮如此雖盈虛消息物理之恒而忠臣烈婦造物者或默相之使之享其令名而受玆介福未可知也是故太孺人之事有足以勵為婦者焉有足以勵為臣者焉非一家一鄉之榮也給事君自名入屢疏時事上嘉納之吾見名位方躋而貤榮其親必不止此予聞閩先輩有

忠惠蔡公者宋慶歷間在四諫數論事不阿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勅特賜冠帔以寵之後忠惠位既尊母夫人年九十餘尚康強無恙當其時凡閩人舉觴其親者必以夫人為祝予不佞敢以忠惠望給事君而蔡母夫人之福壽則敬以為太孺人祝林文俊序

送張君席珍赴常州推官序

莆數百年喬木故家推横塘張氏予母族也其族之賢

者吾嘗與遊焉若席珍君者其尤也君在鄉校治毛詩有名或云横塘科第久鬱而未章君雖才如數何予曰不然數極則返滯久則通今之治舉子者有如張君而反見失於有司者予未幾領正德癸酉鄉薦丁丑第進士循例謁告歸省者二年旣還朝其同年甲第名氏與君相次者皆已補令去以例君亦宜令也予曰不類君霜威鐵面鬚如戟張是當居中爲天子執法吏若補外亦不失司法至是拜常州府推官盖郡之司法也聞者咸

神予之言始君以進士試政儀曹也以其餘功旁通律例頗得其肯綮及是命下知君者咸喜其優於其職也予曰不然所貴乎儒者謂其以經術飾治也若以律例而已則一獄吏事耳五經皆切於行事而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其操縱予奪至公而無私至嚴而亦恕此誠家法之源委先儒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君為司法將無是求耶勉旃君也他日治績流聞天子嘉之徵入為中臺執法之臣予之言尚屢驗云

湧翠軒詩序

涵江黄翁自怡有燕息之軒焉其旁多古木修篁其外奇峰異巘或對峙前後或縈帶左右翁以其暇坐軒中見山光樹色遠近浮碧若湧而奔赴於吾前也扁曰湧翠有詩紀勝名公鉅人至是軒者多為翁留詩壁上去或足跡未至而慕翁之名者亦多作詩遺之久之積成巨卷翁使人持至京師請予序葢自宫保見素公而下作者若干人軒之景摹寫殆盡讀之使人洒然如坐於

其中襲清風而挹空翠不自知身在埃壒中也涵江闤闠之區富人巨室多亭榭觀遊之勝其雄傑壯麗豈有不倍於湧翠者而大人君子罕所紀述遂以黯然而委棄沉埋於凉烟荒草之間不聞於世者多矣所以然者由主人不好文墨好矣或其人不為作者所重亦未可輒得也今觀為翁作者其富如此又皆當時有位望文學者也則翁所好與其為人皆可知矣予亦重翁者故為之序

送司訓翁守學之上海序

清浦翁君守學文行君子也以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兹貢至京師連試皆優等授上海縣學訓導守學大父醉庵公由教官為翰林檢討實生尚書冰崖公少參雪崖公皆卓然名臣二公之後主事守洪公起進士大尹守潤公朝發君教諭守明君皆起鄉薦既盛矣守學於其間獨無所遇蓋低徊久之乃以年格授一教官去知守學者皆惜其用之不究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有

得行其道者有假之人以行道者要之其致一也夫逢時遇主身都顯榮功德施於朝廷膏澤流於天下者行其道者也氷崖諸公是已亦有不得尊位以行所志而以學淑諸徒其徒既獲進用則其所施於時者皆吾之道也是假之人以行道者也醉庵公與今守明守學皆是已是故王珪魏徵之相業河汾之出也錢藻范純仁之功烈蕪湖之傳也行道者豈必盡出於已哉上海自昔號為多賢國朝為畿甸之地聖化所先百五十餘年

名公鉅人後先接踵至於服章掖遊庠序者亦皆秀敏有文才葢鄧林之植崑山之產也守學之往也從而培植之琢磨之則皆底於成矣若然他日假以行道者遽可一二數哉守學之行也鄉縉紳合餞之謂予姻且友又於守洪同年相好也屬為序

送都水郎中柯君治河序

河之源出崑崙禹自積石導之自大伾而北既釃為二至大陸又北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入於海其治之之

法如此河所經地萬餘里既合諸戎中國之水其勢益大其治尤難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為功也周定王時河始南徙漢時初決瓠子其後再決遂流為屯氏諸河而德棣之河又自播為八亦偶合禹時所謂九河者耳自時厥後河不為害者最久至宋南渡而屯氏德棣之河廢於是河復南注合淮以入海而曹鄆徐沛之間大受其害遂以至今也一二年來河之支港寖以淤澱其害彌甚每河流泛溢自徐以南數千里漫為巨浸其

一支出沛之境者往往浸行平地挾泥沙以來而沛漕受之為之堙矣國家歲漕四百萬石徐沛四達咽喉之地也可不為慮乎於是執政大臣至於羣工百執事各獻治河之策有謂宜疏渦河故道以殺水勢者有謂河勢東徙難以力爭者有謂宜棄沛之堙河而隄其旁昭陽湖為渠以通漕者其説紛紛靡所適從朝廷患之乃起老臣總理河事而選工部官屬長於治河者為之副吾柯君竒徵特授都水郎中以行責亦重矣今九河故

道既不可尋屯氏德棣諸河又難猝復聽其東徙與會通之漕不足憂乎隄昭陽與能必其不衝嚙乎以愚策之必多為釃水之渠使河不妄行然後度水勢之緩急地形之堅脆或防也或浚也要在散裂而順導之耳竊徵多聞廣識自六籍子史至於水經地誌諸書無不究知受命以來日從士大夫之治水者講求其說區畫已定況聖天子在位德及山川威攝百神固宜河伯受命而川澤順軌豈若漢武躬勞萬乘帥羣臣負薪窴河而

不能塞瓠子之決者予喜奇徵將有成功也遂書以贈

送僉憲祁君啟昭之河南序

庚辰之歲予同考禮闈得潛江祁君啟昭明年廷試第進士簡為御史奉命巡按河東風望大起既還朝以病乞致仕不報未幾陞河南按察僉事又連疏引疾乞休皆不報蓋當道知其材可大用故特寢其奏而啟昭堅卧不出疏且再上與啟昭交者日夜以好語寛譬慰留終不可一日予偕左諭德張君崇象過訪之覲其貌甚

癯也視其色甚黧瘠也而察其神氣充乎若有餘也與之論天下之事口如懸河不覺忠憤發於中而憂悴形於色也予曰子之病殆非失調於六氣而祟於臺沈者砭焫所不及而藥餌所不療也其有積憂乎夫天生英賢非使之獨厚其身而已為天下計也故士之有志當世者苟宇宙之內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則視之如痌瘝乃身者今四方薦灾征斂愈急盜賊寖興貪殘之吏蠹政殃民者所在林立民之病甚矣民病是病國之元氣

也啟昭於此宜亟出一匕強劑以起之猶恐弗及也顧以巳之病為解而急於引去憂時憫世之士固宜如是乎啟昭聞予言也瞿然而謝懵然而起卜日治行予與所厚數人餞之崇文門外觴酌之次各為詩道其行而屬予序

送侍講學士席先生主試事竣還京序

士之列職於朝者無問大小各有所事每朝罷則退而坐曹治事恒至日昃乃休惟翰林春坊之臣優游禁苑

若無所事事者而上亦未嘗以職事繩之也至於大官給食歲時宴賚又非諸曹可比自常情觀之國家之於儒臣胡寵遇之隆而責效之京也如此哉是不然諸曹所治蓋一職耳儒學之臣不治文書而其所職者經筵也史局也外此則柄文而已夫勸講以成君德而治本端焉紀録以昭公論而勸誡明焉其所係既甚重矣至於柄文而天下之賢又將階之以進夫進天下之賢者以共事其君玆為報也夫豈治一職者所可同哉雖然

三者之任重矣勝是者其必由學乎我國家之於儒臣不煩以事而專之學者固將厚托而重委之此其意微矣而豈尋常之見所能窺哉今年之秋翰林侍講學士虛山席先生春坊左中允毅齋孫先生奉命來主南畿之試而先生皆侍經講筵秉筆東觀惟我皇上側席求賢思裨化理故暫輟其任而特遣之自今觀之一時賢儁甄録盡矣從此揚于王庭布列庶位相與推其所學以尊主庇民用翊贊我聖朝熙洽之治而天下隆平終

必賴之其由於兩先生乎斯其為忠也大矣其效之非凉也亦明矣其將還朝也留都自公卿而下咸祖之大京兆江公少京兆柴公援故事屬詞苑舊僚分贈以文而贈虛山者繆以屬予予喜先生得士報國而因侈言儒臣之效其大有如此者聞者可以無惑於上之寵遇矣

巽峯集序

吾友太子洗馬巽峯尹君既歿其兄秋官副郎舜章裒

其遺文得若干卷將刻梓以傳而屬予序㒺峯與予同第進士同官翰林㝡久㝡相知今殁五六年墓草宿矣追惟平日言議風猷何可復見獨其遺文行於世者使人讀之猶可以慨然想見其為人也謂文章為不朽之具豈不信乎㒺峯學博行方所樹立不肯下古人性尤簡重當羣譁鬨然噤不出語間遇其知已者青燈一炬對坐竟宵或辯析義理或商確古今娓娓數百言不窮使聽之者躍然忘倦平生外無泛交内無雜想退朝燕

坐一室左經右史極意討論於詩不甚屑意而於文為之輒工予每過之巽峯輒出所作令予指摘瑕疵予雖謭陋然未嘗不為之盡厥心也今觀是集所載則又多予所未見者而皆典則雅淡不為瘦詞硬語棘人喉舌而意味雋永體裁莊重讀之者知為有道君子也巽峯於文不苟應酬至於其没之年求者多謝郤之獨取舊所為稿芟潤改竄手自抄録付其子祖懋藏之是時年方四十三遂若預為身後之慮者予竊怪之盖未幾而

卒是集多其所自選別有藏稿若干卷不在集中吳峯
褱名舜弼字與兄舜章相友愛兄弟皆以古行聞一時
稱之無間言云林文俊序

送鄒君守廣州序

夫為政孰先乎守與才二者焉耳有才能吏也有守廉
吏也而兼之者少矣何也有耿介之操者其才或不足
於理繁而負軼宕之才者其所為又未必入繩墨是以
孔子歎才難而循良之蹟罕見於天下也嶺以南為郡

凡十而廣州在會府部使者及藩憲臨之於上政務尤繁其他擅山海之饒番舶時至名珍異寶充斥境中不可勝用是故擇守於廣州者非其才與守卓然過人者尤未可輕畀之今年之冬吾邑鄒君君哲由尚書户部郎中擢守茲郡或問於予曰鄒君其勝廣州乎予曰鄒君之才吾弗能知然其在户部或監賦於外或握篆於中百務叢沓而從容指揮沛然若有餘者今之治郡也如刃發於硎吾知裁劇之下吏無稽牘而獄無滯訟矣

鄒君所守吾亦弗敢知然其司出納有年夫既皭然不汚矣今之於廣州也豈以飲石門之水而變初志哉吾知其在官也必廉其歸也必不齎越裝矣或者曰若先生所稱鄒君之才與守也不既過人矣乎予曰信也雖然才美矣夫不有挾其才而剛愎以自用更張而無次至於秕政而厲民者乎是故君子貴乎有才而聞道也廉美矣夫不有恃其廉而矯亢以為高苛刻以為威至於傲上而殘民者乎是故聖人貴乎廉而不劌也古之守

廣州者有若陶侃吳隱之有若宋璟盧奐又有若余靖之數君子者才不自用而廉不近名是以治有遺愛廣之人至今尸祝之鄒君惟是之師則乃賢守也哉或者曰善哉先生之言也使鄒君得聞其說而試之其於廣州也其庶乎予素與鄒君善於其行也遂書其說以贈之

錢氏偕壽序

偕壽者壽越之兩涯錢翁及其配鄭孺人也往歲翁仲

子采之在京師從予學翁適以事留京予獲晨夕焉而見其一言一行必在於禮義卓然有隱君子之風當其時翁之弟某君方為臨江守臨江二子及采之又皆已舉於鄉何其盛也而翁方泊然布韋自處畧無盈侈之色家居惟力田以供賦以詩書教子孫而已其斯謂之隱君子矣乎今年翁壽七十鄭孺人長四歲皆康強無恙於是采之已舉進士為行人獨其冢子及諸孫留侍膝下奉旨甘翁與孺人心樂之而采之終以不獲歸養

為恨去冬奉使楚藩方其銜命南來既渡大江望見親舍矍然心動曰吾其歸省吾親乎既乃復自念曰禮君命不宿於家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遂如楚從簡書也及是事竣且還朝乃假便東歸覲省其親吾想使節過門光生桑梓親朋畢至里閭交賀時乎壽筵既啟翁與孺人白髮龎眉坐堂上釆之錦衣象笏偕其兄弟子姪以次奉觴起為壽肅肅如也愉愉如也凡鄉人得於見聞者將謂釆之之孝其親也如此翁與孺人善教子

乃今享其成如此其誰不以之為法而人紀之修天倫之厚必自此始若是則采之之歸於世教不為無補矣豈若漢司馬長卿朱買臣徒以駟馬之榮三組之貴矜耀其鄉里者哉采之之將歸壽其親也過白下謁予欲得予言以為壽筵獻於是乎序嘉靖乙未仲春月

送黄德恭赴廣東市舶提舉序

國朝有天下威德廣被外夷諸國自昔不奉職貢者罔弗來朝名珍異寶神馬物產航海而至者蓋百餘國故

閩浙東廣近海之處各立市舶府領之以中官而又有提舉司分蒞其事每番舶至則先遣提舉閱實其貨籍其入貢之數有餘乃聽貿易而又為之平其物價治其爭訟蓋聖朝所以柔遠之意固甚善也然夷性獷悍難制御之者必恩威並濟乃可苟撫處失宜不惟阻其效順之心而變且叵測聞先帝末年有佛朗機者亦籍以入貢至廣廣之守臣為之聞於上其酋遂得至京師以奇貨賂用事者稍稍見幸於是徒黨在廣中者怙勢横

行以數百艘往來海上莫敢誰何幾為寇掠海徼動摇賴今上御極悉散遣之不然禍可勝言哉不特此耳二三年前倭夷入貢至寧波乘機掠殺城中人多罹其害事聞天子遣官驗治守臣坐得罪者數十人此二事者蓋足徵矣當其時苟為提舉者有如蘇子卿之典屬國富鄭公之為館伴則片詞之下固足以逆折其奸萌矣何至桀驁為害如是耶然則提舉之職其於所係不既重矣乎今年秋廣東市舶缺付提舉吾鄉黄君德恭以

經衛陞補之君為宋樞密使鏞之後代有顯人入國朝內之侍從臺省外之監司二千石不翅數十人君於官箴政體得之家傳不習而能其為人通敏練達長於應變鄉人皆謂提舉不足盡其才而不知其職之所係若是重也故予特為德恭言之德恭勉哉

送方君重甫通判南康序

頃者江西告變南康守臣皆坐累去職皇上重惟創殘之民宜得良有司撫之詔吏部慎選以往於是吾鄉方

君重甫以國子助教陞任是府通判舊制府判僅一人正德甲戌吾族孫克容來判是郡謂郡瀕大湖盜賊充斥數為民患因建白當道請增設府判一人專主捕寇事聞從之君被命未數日克容以舊判再除南康職捕寇君因得以專於督賦無兼職之勞然南康屬邑民多獷悍賦不時供有負逋數十年者急之則持弓操矢以待捕吏而建昌尤甚頃之建昌析置武義縣亦江西守臣因克容先嘗建白而請於上者也夫官分則職易理

邑分則民易治所慮者用兵之後轉輸給餉民之困甚矣今政以寛與不涉懦而廢事乎以嚴與不涉殘而生怨乎酌寛嚴之宜使事集而民不知勞譬良醫治病病去而無元氣之傷如是斯可也君歷定陶澄邁訓導分水教諭陞教國子在分水嘗與監司事詞色厲甚監司怒已而悔悟霽威相待如初同列聞之嘆曰方君温然今其建乃爾盖君為人樂易可親所存所行率皆近厚然義所當較則有確然不可撓者嗚呼有近厚之心則

政必不涉殘而怨弭矣有不撓之行則政必不涉懦而事集矣甦瘡殘之民以副聖天子慎選良吏之意其在君乎君行哉為我訪於白鹿洞復有如少室山人之隱者乎其鄉人有如陶靖節之賢者乎其長郡有如濂溪晦翁兩先生者乎有之則君有餘師矣俟予言

送方崇潔任莆田主簿序

遂安方崇潔以國子生謁選天曹得主吾莆邑簿崇潔見予予察其意盖若不滿慊於是擢者子謂崇潔此非

所當計也士無志則已苟有志焉無不可藉以自見者況簿乎明道簿上元矣晦翁簿同安矣當其時位通顯者何限今乃澌滅殆盡而之二簿之名至今炳然簡冊也暇日嘗閱莆志見令之賢者不絶書其下如丞如尉以賢得書亦多至於簿則自宋開寶建置以來見稱於志者郭真一人耳然其稱真之賢不過曰質直無偽處事有常而立東山水則惠民尤多蓋如是而已是豈終不可繼者乎予初識崇潔觀其為人亦所謂質直而有

常者至於講求水利尤今日之急務也近聞東山水則寖非郭真所定舊制瀕海居民往往私設涵竇水為之耗旬日不雨陂塘立涸田作龜兆拆今不亟更恐歲久弊滋南北二洋百萬頃之田皆化為槁壤矣邑侯雷君孟升每致意於是崇潔其佐以行之此不世之利也百世之下與郭真並美志書其在崇潔耶遂書以為贈

送蘏子道赴懷寧縣尉序

蘏君子道既拜安慶府懷寧縣尉將行告别于予且徵

言焉予語之曰子知夫懷寧之所以名者乎夫懷與寧皆有安義今夫荒區僻壤其民不識兵革無調發之擾供億之煩民乃安矣乃若懷寧為邑瀕於大江為南北咽喉之地使者往來境内舳艫相御廚傳賓客之供數倍他邑萬一四方有變此地尤先被兵遠未暇論元之季世守臣余忠宣公嬰孤城以抗羣盜者六七年及城陷死之民之靡爛于干戈者莫可勝數皇明有天下撫摩休養百五十年始獲稍稍甦息而比年以來再更宸濠

之變賴此邦之民忠義有素相與出死力拒之卒卹其軍然薦罹兵燹民亦不安亦已甚矣而昔人顧取懷寧名其邑此其意可知也毋亦以懷來輯寧深致望於賢有司乎子道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邑之長有令焉為之貳者又有丞若簿焉夫尉職徼惡足以語此哉予曰不然朝廷設官無問大小皆以為民即令以下皆賢而尉獨不賢庸非民之病譬之一歲之中雨間之內和氣暢達固足以兆豐穰矣然一方之水旱不時一辰之螟螣

暴作未必不干和而名異也然則子道可以其秩之微而委以無責乎子道喜謝曰希孟知所職矣先生幸教希孟敢不祇承遂再拜而別

送梧窓族兄教授南雄序

族兄梧窓先生世崇由鄉進士任繁昌新會二庠教諭九載秩滿書最吏部陞南雄府學教授於是其子汝雨以壁經魁天下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文行籍籍有稱矣翰林諸君與汝雨游者既獲拜先生皆羡慕欽服惜其

學之弗究而又幸汝雨之能究先生之學也各為詩贈之而屬予序予聞教官滿九載上吏部者例授有司先生私語人曰吾壯時猶不樂州縣吏今老矣豈能與新進小生候伺大官顔色於眉睫間哉吾竊仍丐學職以去語聞吏部果擢教授不知者或為稱屈而先生得之意甚稱愜是時先生在學職十有六年而安之如此是可知其志之所向矣先生貌古行修邃於經學為古文詩平淡有理致教人必以德行口不言利諸生貧者賙給

之兩典江西文衡人服其公當道委署邑不赴委修實錄輒赴不辭其見素定如此先生既去繁昌修邑志者列之名宦蓋公論云嗚乎前輩不可見矣以予所聞今之為師儒如先生者無幾人焉予嘗病三代以降士惟見利而不見義蓋自其少時學於家養於庠序習聞於父兄師友者無非是物也故其所趨在是所就亦止於是而人才之不如古奚怪其然哉繁昌新會自得先生而士習為之一變今移教南雄南雄之士薰炙於道

德又將不有勃然而興起者乎予素慕先生之賢而幸

嶺南人士之得師也故不辭而序之

方齋存稿卷四